

群

經

平

議

羣經平議卷九

德清俞樾

毛詩二

揖我謂我臧兮

還

齊風

傳曰臧善也

樾謹按臧固訓善而此臧字則當訓爲壯壯者盛也禮記學記篇約而達微而臧臧與微對則有壯盛之義可知蓋臧壯聲近而義通也首章言子之還兮故曰揖我謂我儇兮傳曰還便捷之貌儇利也是還與儇義相應也二章言子之茂兮故曰揖我謂我好兮

傳曰茂美也是茂與好義相應也此臧字亦當與昌字相應傳訓昌爲盛臧爲善則義不相應矣鄭知傳義之未安而易傳曰昌佼好貌則又與二章無別蓋毛傳失之於臧非失之於昌一章以便利相譽二章以美好相譽三章以壯盛相譽言各有當未可徒泥古訓矣

履我卽兮

東方之日

傳曰履禮也箋云卽就也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

樾謹按傳訓履爲禮而箋申其義如此殊於文義未

安岷篇體無咎言釋文曰韓詩作履履幸也此經履
字當從韓詩說訓爲幸履我卽矣者幸我就也二章
曰履我發矣者幸我行也皆男女淫奔私相翼幸之
辭履之爲幸蓋古語有然韓說必非無據毛訓履爲
禮反失其旨矣

總角卅分

甫田

傳曰總角聚兩髦也卅勿髻也

樾謹按卅分承總角而言則當爲形容總角之辭卅
之爲言貫也說文絳部絳織以絲貫杼也從絲省卅
聲是絳有貫義此作卅者卽絳之段字也又或通作

關禮記釋記篇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輅輪正義曰
關穿也是關轂卽貫轂亦卽絆之段字也古字以聲
爲主不泥其形故絆或作關又或作𠂔矣說文以貫
訓絆蓋以同聲之字爲訓總角𠂔兮者總聚其髦以
爲兩角有交貫之象也昭十九年穀梁傳羈貫成童
范甯注曰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爲飾是其義也

猗嗟名兮

猗嗟

傳曰目上爲名

樾謹按名猶明也釋名釋言語曰名明也名實使分
明也蓋名與明古音雖不同然亦一聲之轉故禮記

檀弓篇曰銘明旌也銘與名同旣嗟明兮美目清兮
正取清明之義因明字非韵故用名字代之毛公以
名兮清兮皆言美目而名兮之文在美目之上清兮
之文在美目之下因有目上爲名目下爲清之說此
蓋依經立義不可泥也後人遂將目上爲名四字屢
入爾雅竟若爲眉目閒之定稱於是變其字作昭見
文選西京賦薛綜注又變其字作頌見玉篇頁部不
特非詩人之意且亦非毛公作傳之意矣

舞則選兮躬則貫兮

傳曰選齊貫中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

樾謹按此當以傳義爲長伐柯篇籩豆有踐傳曰踐
行列貌選從異聲得與踐通堯典異朕位史記五帝
紀作踐朕位是其例也毛公訓選爲齊訓踐爲行列
貌其義不殊仲尼弟子傳任不齊字子選必不齊字
子賤賤卽踐也可知選踐之同義矣舞有舞之位故
以齊爲貴射有射之侯故以中爲貴若如鄭義則舞
亦可言貫射亦可言選轉覺泛而不切矣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葛屨

視風

傳曰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又曰婦人三
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

履霜利其賤也又云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

樾謹案傳義但言葛屨之不可履霜女之不可縫裳並無可以履霜可以縫裳之說疑經文兩可字當作何字古可何字通用襄十年左傳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釋文曰何或作可昭八年傳若何弔也釋文曰何本或作可石鼓文其魚佳可佳可卽維何也此古文以可爲何之證經文云糾糾葛屨何以履霜摻摻女手何以縫裳故傳義云然至鄭君作箋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則已不知可字爲何字古文

矣

美無度

汾沮洳

傳曰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

樸謹按無度猶無數也振鷺篇在此無數箋云人皆愛敬無厭之者然則美無度亦謂無厭之者也後漢書張衡傳惟盤逸之無數今李賢注曰數古度字是度與數古通川傳以本字讀之而釋爲不可尺寸其義轉迂矣

美如英

傳曰萬人爲英

樾謹案凡言如者皆取喻於物傳義非也美如英與
下章美如玉同英亦玉也著篇尚之以瓊英乎而傳
曰瓊英美石如玉者此英字當與波同說文玉部瑛
玉光也古字止以英爲之穆天子傳枝斯之英郭注
曰英玉之精華也玉之精華謂之英故石似玉者亦
謂之英說文瑩玉色也一曰石之次玉者玉色謂之
瑩石次玉者亦謂之瑩是其例矣

行役夙夜必偕

陽帖

傳曰偕具也

樾謹案傳義非也行役夙夜必偕與北山篇偕偕士

子朝夕從事義同彼傳云偕偕彊壯貌則此偕字亦當訓強說文人部偕強也是強乃偕之本義單言之曰偕重言之曰偕偕其義一也首章行役夙夜無已傳曰無解倦次章行役夙夜無寐傳曰無耆寐然則卒章言必偕正申前兩章之意言夙夜之間必當自強也訓偕爲俱失之矣

胡取禾三百廛兮

伐檀

傳曰一夫之居曰廛 正義曰謂一夫之田百畝也
懋謹按如傳義則三百廛爲三百夫之田其數太多
且一章言廛二章言億三章言困義亦不倫疑傳義

非也廣雅釋詁桐總纏竝訓束然則三百匭者三百
纏也三百億者三百總也三百困者三百捆也其實
皆三百束也說文又部秉禾束也然則三百束者三
百秉也鄭箋於二章曰三百億禾秉之數不知三百
者億之數億猶秉也蓋自傳失其義故箋亦不得其
解矣

樂土樂土 碩鼠

樾謹案韓詩外傳兩引此文竝作逝將去女適彼樂
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又引次章亦云逝將去女適
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當以韓詩爲正詩中疊

句成文者甚多如中谷有蓷篇疊慨其歎矣慨其歎
矣兩句丘中有麻篇疊彼雷子嗟彼雷子嗟兩句東
方之日篇疊在我室兮兩句汾沮洳篇疊
美無度美無度兩句皆是也毛與韓本當不異因古
人遇疊句皆省不書止於字下加二畫以識之宋書
禮樂志所載樂府詞皆如是如秋胡行疊願登泰華
山神人共遨遊二句則書作願二登二泰二華二山
二神一人二共二遨二遊二是其例也此詩亦當作
適二彼二樂二土二傳寫誤作樂土樂土耳下二章
同此

職思其居

蟋蟀

唐風

傳曰職主也

樾謹案訓職爲主於義未安爾雅職有二訓一日常也一曰主也職思之職當訓爲常猶曰常思其居耳次章職思其外三章職思其憂並同詩中職字當訓常者甚多如巧言篇職爲亂階言其常爲亂階也大東篇職勞不來言常勞而不見勤也今一以主釋之則義轉迂矣略舉二事以例其餘

良士休休

傳曰休休樂道之心

樾謹按一章云良士瞿瞿二章云良士蹶蹶三章云
良士休休其義皆同故爾雅釋訓瞿瞿休休儉也若
如傳義則與瞿瞿不一律矣此休字當讀爲煥休之
休昭三年左傳杜注曰煥休痛念之聲正義引服注
曰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煥休以是推之
休休猶嘻嘻也僖元年公羊傳慶父聞之曰嘻何休
注曰嘻發痛語首之聲休與嘻一聲之轉廣雅釋詁
休喜也休之爲嘻猶休之爲喜矣瞿瞿以目言蹶蹶
以足言休休以聲言皆不敢荒淫之意泥其字以求
之斯不得其解矣

見此邂逅

綱目

傳曰邂逅解說之貌

樾謹按邂逅乃古語莊子胠篋篇解垢同異之變多
解垢卽邂逅也與同異並言是邂逅二字各自爲義
邂逅之言解散也逅之言構合也故亦作解構淮南子
俶真篇孰可解構人間之事乎高誘注曰解構猶合
會也構爲合會解非合會而連言之曰解構古人之
辭往往如此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因失
而連言得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因急而連言緩後
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因敗而

連言成皆其例也說見日知錄卷二十七野有蔓草
篇邂逅相遇毛傳曰邂逅不期而會是專說逅字之
義此傳曰邂逅解說之貌是專說邂字之義毛公生
六國時猶通古語固知邂逅二字各自爲義但於野
有蔓草篇謂因逅而連言邂於此篇又謂因邂而連
言逅故前後異義也毛說此經必與彼異者蓋亦順
文爲說彼經云邂逅相遇故從逅字取義訓爲不期
而會此經云見此邂逅若從彼說則不可通故從邂
字取義訓爲解說之貌婚姻失時男女睽隔其志鬱
結不舒矣今夕見之皆得解說然解說在心者不可

見解說在貌者則可見故傳以貌言之是說猶悅也
今夕何夕見此邂逅謂見此怡悅之貌也毛義精妙
鄭箋尙未能申說正義更無論矣釋文引韓詩以爲
不固之貌文選神女賦曰顛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
乎犯干然則不固猶言不自持也雖與毛異而亦從
邂逅字取義其說亦通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伙焉

伙什

傳曰伙助也箋云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
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爲政令又云異姓卿大夫
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伙而助之

樾謹按箋義非也爾雅釋宮曰行道也行之人猶言
道之人荀子性惡篇曰塗之人可以爲禹與此詩行
之人文法相似胡不比焉胡不飲焉不皆語詞車攻
篇徒御不警大庖不盈傳曰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文
王篇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
生民篇上帝不甯不康禋祀傳曰不甯甯也不康康
也此例甚多胡不比焉胡不飲焉猶曰胡比焉胡飲
焉蓋言彼塗之人胡親比之有人無兄弟胡飲助之
有故序曰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鄭箋以行之
人爲君所與行之人義旣迂曲又云女何不輔君爲

政令何不相推俛而助之正義因言猶冀他人輔之
上文明言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乃冀他人輔助失
詩旨矣

父母何怙

鴉羽

傳曰怙恃也

樾謹按二章去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三章云不能
藝稻粱父母何嘗皆承上句爲義此章云不能藝稷
黍父母何怙義亦當同怙乃餽之良字說文食部餽
寄食也莊子人間世篇釋文引李云餽食也崔云字
或作互或作餽蓋餽從胡聲亦或省從古聲故怙與

肅肅鵠行

餽得以通用猶言父母何食也傳以本字讀之非是
傳曰行翮也 正義曰以上言羽翼明行亦羽翼以
烏翮之毛有行列故稱行也

越謹按說文羽部翮翮也從羽革聲翮羽莖也從羽
鬲聲二字義近而音則絕遠革聲古音在之哈部鬲
聲古音在支作部不相混也此傳翮字乃翮字之誤
廣雅釋訓行行更更也行與更音義相近訓行爲翮
猶訓革爲更也白之支無辯斯翮翮不分故此傳翮
誤爲翮而正義以有行列爲說於古人以聲相訓之

法失之遠矣

采苓采苓首陽之嶺

采苓

傳曰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喻小行也幽僻喻無徵也箋云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

樾謹按傳箋所說繁而無常於詩意實未得也首章言采苓二章言采苦三章言采葑詩人蓋託物以見意苓之言憐也苦之言苦也葑之言從也說文草部

曰蒺藜須從也。譏人之言往往飾爲哀憐辛苦之辭動人之聽而使人必從故以采苓采苦采蒺藜爲興也。此詩刺晉獻公聽讒而作采苓采苦其卽驪姬之夜半而泣乎三章皆言舍旃舍旃苟亦無然變云舍之焉舍之焉謂謫人欲使見貶退也其卽廢太子申生之事乎首陽者元首之象以喻君也傳謂幽辟失之一章言首陽之巔二章言首陽之下見讒人之在君側也三章言首陽之東則更有意義碩人篇傳曰東宮齊太子也正義曰太子居東宮然則采蒺藜采首陽之東正見讒人之言切近太子矣千載而下以意

逆志猶可得其微意也

逝者其素

車鄰

秦風

傳曰耄老也八十曰耄蓋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什焉而去仕他國其徒使自老

樾謹按逝者對今者言今者謂此日逝者謂他日也近往也猶言過此以往也箋以爲去仕他國毛傳殊無此義

奉時辰牡

騶虞

傳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

樾謹按冬獻狼以下與周官獸人文略同然虞人驅禽以待射非如獸人獻獸以供膳豈其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乎又曰辰牡豈但驅其牡者而牝者在所不驅乎傳箋之說不可通也辰當讀爲麋爾雅釋獸曰麋牡麇牝麇然則麇牡猶言麇牡矣釋獸曰鹿牡麇牝麇四年左傳曰思其麇牡蓋以凡獸言之則爲牝牡專以麇言則當爲麇麇專以鹿言則當爲鹿麇而古人之辭往往互文見義故詩言麇牡傳言麇牡牡者通凡獸而言曰麇曰麇專以麇鹿言互相備也因麇字省作辰雖毛公不得其解矣

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小戎

箋云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何以然了不來言望之也 正義曰方欲以何時爲還期乎何爲了然不來而使我念之也

樾謹按箋文何以然三字解經文胡然二字因胡然之下卽云我念之於義似不屬故加了不來三字以成其義孔氏作正義誤倒其文而曰了然不來非箋意也阮氏校勘記已辯之矣惟經文實無不來字不得增出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此二句乃自解之辭廣雅釋詁方始也言始者與我以何時爲期乎胡然

而我遽念之也。杖杜篇曰：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彼期已過，故憂之。此未及期，故猶可勿念也。上章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是亦念之至矣。次章又自解之：如此正義所謂婦人無怨曠之志者，於此可見。箋不知方之爲始，而曰：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於是下句不得其解矣。

淺駟孔羣

傳曰：淺駟，四介馬也。箋云：淺，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正義曰：淺訓爲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爲駟馬之甲，故知淺駟四介馬也。箋申明淺

駟爲四介馬之意以馬無深淺之量而謂之僂駟正謂以淺薄之金爲甲之札金厚則重知其薄也

樾謹按毛公但以僂駟爲四介馬竝無薄金之說鄭訓僂爲淺卽用小戎僂收毛傳文僂之訓淺固無疑矣以爲薄金恐未必然韓奕篇鞞鞞淺幘傳曰淺虎皮淺毛也儀禮旣夕記鹿淺帶鄭注亦曰鹿淺鹿夏毛也是凡毛之淺者皆謂之淺古者戰馬之甲蓋以他獸之皮毛淺者爲之莊十年左傳蒙皋皮而先犯之僖二十八年傳胥臣蒙馬以虎皮皆是也傳所以載之者以川虎皮爲異耳蓋馬必有甲而甲厚則不

可驅馳故以他獸皮淺毛者爲之使足以禦矢石而
其質仍柔輒不害馳走也管子參患篇曰甲不堅密
與淺者同實尹注曰淺謂無甲單衣者可知馬之甲
僅如人之單衣耳未必以金爲札如鄭君說也釋文
引韓詩曰駟馬不著甲爲淺駟此恐傳者誤衍不字
若不著甲直謂之駟耳何言淺也毛韓義本不異因
韓說衍不字陸氏遂以異義錄之矣

蒙伐有苑

傳曰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蒙厖也討雜
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

憾謹按傳文討字殊不可曉箋訓爲雜義亦未詳討
疑糾字之誤桓二年穀梁傳以是爲討之鼎也釋文
曰麋氏云討或作糾是其例也說文斗部斗相糾繚
也又曰莽艸之相斗者又曰糾繩三合也蓋其糾二
字竝從斗爲意繩三合謂之糾猶艸相斗謂之莽矣
蒙之言蒙茸也是有糾繚之義故傳以糾訓蒙而箋
以雜訓糾今誤爲討則傳箋之意皆晦矣又按畫雜
羽之說似非經意尙書棗誓敵乃千枚傳曰施女楯
紛正義曰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爲施女
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且以爲飾鄭云敵

猶繫也以是言之蒙有糾繚之義蓋卽所謂敵乃干者糾繚與敵繫同也繫紛於盾是謂蒙伐以其爲盾之飾故言有苑傳箋所說恐皆失之或毛傳本無羽字但曰蒙糾也後人據鄭義增益耳

遡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葉模

傳曰逆流而上曰溯洞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順流而涉曰溯游順禮未濟道來迎之 正義曰釋水云逆流而上曰溯洄順流而下曰遡游孫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然則逆順流皆謂渡水有逆順故下傳曰順流而涉見其是人渡水也

樾謹按溯說文作游水部游逆流而上曰游洞游向也水欲下達之而上也是溯字止可爲逆流之名其字本從游得聲並不順也若使逆流順流同謂之溯義不可通雖有爾雅明文未敢信也此詩木刺襄公不能用周禮兩溯字皆從下而上之意居今思古故取義於溯兩句之異全在溯字游字爾雅釋水曰涘闕流川過辯回川郭璞解上句曰通流解下句曰旋流此經溯字卽彼回字游字卽彼流字同乃溯之省游與流古字通漢書項籍傳必居上游師古注曰游卽流也溯洞溯流其爲溯也不異然溯之於回川則

道阻且長喻不以禮求之也溯之於流川則宛在水中央喻以禮求之也傳義雖亦本爾雅然於字義不合卽非經義可知矣

道阻且右

傳曰右出其右也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正義曰此說道路艱難而云且右故知右謂出其右也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廂是難至也箋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渙沚爲韻

懃謹按出其左右方見迂迴僅曰出其右於義未足如正義說豈古人之文亦苟且協韻乎斯不然矣有

杖之杜篇曰有杖之杜生於道左箋曰道左道東也
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彼
言左此言右義可互明左熱則右寒矣霜降爲九月
中白露爲霜則其時已寒而道又出其右是寒甚也
北門篇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傳曰北門背明鄉陰
此言右猶彼言北也蓋此詩之作序以爲刺襄公未
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今讀其詩不見有刺意此
後人所以不信序說也然一右字已與北門同意矣
其君也哉

終前

箋曰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

樾謹按羔裘篇洵直且侯傳曰侯君也釋文引韓詩曰侯美也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傳曰烝君也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是君與美義相近故昭元年左傳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白虎通號篇曰皇君也美也孔子稱舜曰君哉舜也猶曰美哉舜也此云顏如渥丹其君也哉亦美之詞箋云儀貌尊嚴蓋與羔裘篇引論語文同義然言各有當或不其然

交交黃鳥

黃鳥

傳曰交交小兒

樾謹按小宛篇交交桑扈傳與此同又桑扈篇交交

桑扈箋云交交猶佼佼飛而往來貌是傳箋竝以交
交屬貌然詩人言鳥如關關雎鳩雝雝鳴雁以聲音
者爲多交交亦當以聲音文選鸚鵡賦注引韻略曰
咬咬鳥鳴也說文無咬字蓋卽詩之交交而後人加
口旁耳鳥鳴之訓或本三家詩與

百夫之特

傳曰乃特百夫之德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 正
義曰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
特秀立故箋申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

樾謹按二章百夫之防傳曰防比也三章百夫之禦

傳曰禦當也然則防者言可以比百夫禦者言可以
當百夫推之首章義亦如是柏舟篇實維我特傳曰
特匹也百夫之特言可以匹百夫也故曰乃特百夫
之德柏舟釋文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直也其義與
毛傳相近若用以說此詩亦復可通二章禦字毛訓
爲當卽相當直之意也鄭箋謂百夫之中最雄俊則
以特爲特立之特此非申傳乃易傳矣正義混傳箋
一之非是

人百其身

箋云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爲之 正義曰我

國人皆百死其身以贖之

懃謹按經言百其身不言百其死箋義非也此其字仍以三良言首章謂奄息也穆公以奄息從死奄息止一身耳若可贖之則人願百倍其身以贖之謂以百人從死亦所甘也上云維此奄息百夫之特是奄息之德足以匹百夫故願以百身代之兩百字正相應解爲一身百死失其旨矣

隰有六駿

晨風

傳曰駿如馬倨牙食虎豹正義曰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陸璣疏云駿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駿

聲遙視如駿馬故謂之駿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槿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歌此言非無理也

樾謹按陸以駿爲木名誠爲有理然梓榆之名不見於爾雅今以爾雅求之釋木云駿赤李釋文曰字亦作駿此木之以駿名者也釋草云廐九葉釋文曰樊本廐字作駿此草之以駿名者也何必引梓榆之名爲說乎至此經六字殊不可曉王肅謂據所見而言亦臆說也六疑當爲艸說文艸部六菌艸地藎叢生田中從艸六聲徐鍇繫傳曰從艸者象三菌叢生也菌以叢生而謂之艸則凡叢生者皆得以艸名之周

易夬九五曰苒陸夬夬陸卽夬也苒叢生而曰苒陸
猶菌叢生而曰菌夬矣六駁卽菌夬苒陸之比六夬
陸古字通用陸從壺聲壺從夬聲夬從六聲以六爲
夬猶以陸爲夬也駁蓋卽釋草之脫郭璞注曰今江
東有草五葉共叢生一莖俗因名曰五葉卽此類也
是駁亦叢生之物故稱夬駁上云山有苞櫟鵠羽篇
正義引孫炎曰物叢生曰苞然則櫟曰苞駁曰六義
正一例六駁卽夬廐也傳義失之陸疏亦未爲得

於我乎夏屋渠渠

權輿

傳曰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

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 正義曰案
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
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
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始則大具今終則
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
得言屋宅也

樾謹按傳不解屋字未知毛意如何鄭訓屋爲具雖
本爾雅似於文 未安古鼎彝之屬往往刻宮室之
象薛尚功所載有冊命鼎上刻室形阮氏積古齋所
載有重屋父丁彝上刻重屋形皆是也儀禮士冠禮

鄭注曰周制自卿大夫以下皆爲夏屋此經所謂夏屋者或亦鼎彝之屬上刻夏屋形故卽以名之崔駰以夏屋渠渠說宮室之美義自得通而王肅據以說此經則詩人固言飲食之器非言宮室宜爲孔氏所糾矣

泌之洋洋

衡門

陳風

傳曰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箋云泌水之流洋洋然正義曰邶風瑟彼泉水知泌爲泉水

樾謹按瑟彼泉水爲泉流之貌泌之洋洋爲泉水之名正義必合而一之則是泌之洋洋爲泌然之洋洋

不成句矣且悲彼泉水與變彼諸姬一律今云泌泉水也則亦將云變諸姬也其可乎故觀毛公泌泉水也之訓知非悲彼泉水之悲矣蔡邕郭林宗碑曰棲遲泌丘以泌爲丘名或本三家詩廣雅釋丘曰丘上有丘爲秘丘泌丘當卽秘丘也泌之爲丘名爲泉名雖未知孰是要皆實有所指之地非如悲彼泉水爲虛擬之詞也

誰昔然矣

墓門

傳曰昔久也箋云誰昔昔也

樾謹按昔之爲久常訓也誰乃語辭誰昔然矣猶云

由來久矣傳箋之義甚明段氏玉裁所訂故訓傳作昔夕也爲之說曰誰夕猶今人云不記是何日也記云疇昔之夜疇誰正同此說殊誤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萬民此豈一二日之事而以疇昔之夜爲比乎且記云疇昔之夜者疇昔也猶云昔之夜也若訓昔爲夕則既云夕不必又云夜矣段誤解記文因臆改傳義不可從也

倭人慟兮

月出

樾謹按說文無慟字慟卽溱洧篇瀏其清兮之瀏作慟者字之誤也采薇篇正義引鄭君周易注曰慟讀

如羣公謙之謙古書篆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
作慊然則瀏誤爲瀏亦猶是矣瀏之義爲清說文水
部瀏流清貌引詩曰瀏其清兮毛意上言瀏下言清
不當同義故曰瀏深貌至此詩毛惟首章有傳二三
章皆無傳蓋義與首章同首章倭人僚兮傳曰好貌
此章倭人瀏兮釋文亦曰好貌正得傳意深與好從
清之義而引申之廣雅釋詁曰靖深也清之爲深猶
靖之爲深也碩人篇巧笑倩兮傳曰倩好口輔清之
爲好猶倩之爲好也此詁訓之法後世失其傳久矣

匪適株林從夏南

株林

箋云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
佚之行自之他耳觚拒之詞

樾謹按鄭意以此兩句爲詩人設爲靈公觚拒之詞
然非詩意也靈公之往夏氏必以從夏南爲詞故詩
人刺之曰吾君胡爲乎朝夕而適株林從夏南乎殆
非適株林從夏南也如此則淫乎夏姬意在言外矣
箋義失之

天之沃沃

陽有萋楚

傳曰天少也箋云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
樂其無妃匹之意

樹謹按天之沃沃仍當以莫楚言詩人固借物爲喻不必斥言人也國語魯語澤不伐天韋注曰草木未成曰夭漢書貨殖傳澤不伐天師古注曰天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此經天字義與彼同沃沃卽氓篇所謂其葉沃若也若以人言則失其義矣

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國風

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

懋謹按經文兩誰字鄭本當作疇說文口部嚚誰也經典相承以疇爲之爾雅釋詁曰疇誰也鄭作箋時

經文蓋作疇能亭魚疇將西歸鄭解疇字爲疇匹之
疇國語齊語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韋注曰疇匹
也字亦作儔大玄經劇首曰陽無介儔范望注曰儔
匹也鄭以爲儔匹中有能亭魚者儔匹中有將西歸
者故以人偶釋之不然則誰能誰將意甚明顯何迂
迴其詞而曰人偶乎詩中言誰者如誰謂雀無角誰
謂鼠無牙鄭固不以人偶釋之也是知此經誰字當
爲疇矣

於我歸處

蜉蝣

曹風

箋云君當於何依歸乎

正義曰此國若亡於我君

之身當何所歸處乎

樾謹按王義之說非經意且非箋意也經云於我歸處箋云於何依歸蓋卽以我爲何我何古音相近鵠之奔奔篇我以爲兄韓詩外傳引作何以爲兄疑此篇於我歸處於我歸息於我歸說三我字韓詩竝作何鄭箋用韓義耳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湓我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說文言部引作譏以謚我何之爲我猶何之爲譏也

蜉蝣掘閱

傳曰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

樾謹按傳箋於堀閼之義均未明說文土部堀下引詩作蜉蝣堀閼是堀乃木字堀其段借字說文又有堀字曰兔堀也徐鍇繫傳引文子兔走歸堀閼證之詩之堀閼與文子堀閼同義閼通作穴文選風賦空穴來風注引莊子空閼來風是其證也一章言羽二章言翼三章言堀閼者見昭公任用小人入其朝者如入蜉蝣之堀穴也漢書鄒陽傳曰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亦以堀穴連文因段堀閼爲之而毛鄭均不得其解矣

季女斯飢

俟人

傳曰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 正義曰采蘋云有齊季女謂大夫之妻車輦云思變季女逝兮欲取以配王皆不得有男在其間故以季女爲少女此言斯飢當謂幼者竝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爲人之少子女子皆觀經爲訓故不同也

樾謹按毛分季女爲二義殊爲不安此季女與車輦篇同彼箋云思得變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此詩之義與彼不殊僖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史記晉世家作美女乘軒者然則曹

其公不止遠君子近小人且多內嬖可知故於卒章及之見婉孌之季女不見答而至窮困也史記增美女二字必有所本或三家詩說與

四國有王

下泉

傳曰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

樾謹按焦氏易林蠱卦云下泉苞稂十年無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據此則三家詩當有作四國無王荀伯勞之者勞之謂憂之也淮南子精神篇竭力而勞萬民汜論篇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曰勞憂也三家

詩必訓勞爲憂焦氏用其說故曰憂念周京也以全詩語意求之優于毛矣

之日感發

七月

幽風

懋謹按七月篇或言日或言月王介甫詩說因有陽生言日陰生言月之說殊近穿鑿蓋前人徒以陰陽爲言而未推其紀數之異也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以周正紀數也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以夏正紀數也公劉徙豳當有夏中葉則其俗必循用夏正周公作詩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故卽本豳人之俗以立言篇名七月其曰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皆夏正也至夏正之十一月在周爲正月
周公在周言周故變其文曰一之曰以周正紀數而
又不與爾俗之用夏正者混而無別正古人立言之
善也旣曰一之曰遂繼之曰二之曰便於文也旣曰
一之曰二之曰則夏正之正月二月不得謂之一月
二月故從周正數之曰三之曰四之曰自是爲蠶月
蠶月者夏之三月以周正數之則五之曰也不言五
之曰者以篇中有五月也不言三月者以篇中有三
之曰也因取物候之有定者紀之而曰蠶月不特屬
詞之密且正朔無定而物候有定則七月一篇所紀

日月皆定於此矣

三之日于耜

傳曰于耜始修耒耜也

樾謹按四章一之曰于貉箋云往搏貉七章書爾于
茅箋云往取茅是經文于字箋皆訓爲往獨此無箋
則因修耒耜不當言往耳不知于耜亦往耜也周官
雍氏掌殺草冬日至而耜之鄭注曰耜之以耜側凍
土剡之三之曰于耜當從此義謂往而耜之也耜乃
殺草之名非謂修耒耜幽地晚寒故至三之曰始克
耜之耳

蠶月條桑

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 正義曰於養蠶之月條其桑而采之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也

樾謹按采桑之事尙在下文若此句已言斬條於地就而采之則下又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於之復矣且斬條於地而采之亦不得但謂之條桑箋義非

蠶月條桑與四月秀蓂文義一律禹貢厥草惟繇厥木惟條說文草部繇艸盛貌引夏書曰厥草惟繇繇爲草盛貌則條爲木盛貌此條字義與彼同條桑言桑葉茂盛也

猗彼女桑

傳曰角而束之曰猗 正義曰猗束彼女桑而采之
謂柔樛之桑不枝落者以繩猗束而采之也

樛謹按猗乃猗之段字說文手部猗偏引也女桑乃
桑之小者故以手引而采之也竝無以繩束之義

四月秀蓂

傳曰不榮而實曰秀蓂蓂草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
蓂秀蓂其是乎 正義曰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
曰王蓂生夏小正云王蓂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
者白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蓂而生秀字

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蒨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蓼已否未能審之

懋謹按王荇之爲蓼木無明文鄭以意說之耳未足據也爾雅釋草曰蓼繞棘菀郭注曰今遠志也疑卽此經所謂蓼者蓼繞木也韻字重言之曰蓼繞單言之則止言蓼矣本草云遠志一名棘菀一名蓼繞葉名小草陶注曰小草狀如麻黃而青蘇頌圖經云亦有似大青而小者三月開花白色此云四月秀蓼者蓋三月而華四月而秀又或幽地晚寒故較遲一月

也毛必云不榮而實曰秀此亦似泥正義引出車云
黍稷方華生民云實發實秀是黍稷有華亦稱秀然
則雅訓固未可拘矣

上入執宮功

傳曰入爲上出爲下箋云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
中之事矣

懃謹按上尙古字通上下之上可以尙爲之尙庶之
尙亦可以上爲之上入執宮功言野功旣畢尙入而
執宮中之事也陟岵篇上慎旃哉朱子集傳曰上猶
尙也其說視箋義爲長不得因非古訓而疑之

予所蓄租

鴨鳴

傳曰租爲

釋文引韓詩曰積也

槩謹按租當讀爲苴漢書郊祀志席用苴猶如漚曰苴讀如租是租苴古字通也召旻篇如彼棲苴傳曰苴水中浮草然則予所將茶予所蓄租言予所將取之茶予所蓄聚之苴兩句正一律如毛韓之義則與上句不倫矣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東山

箋曰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

槩謹按不與伊並語詞不可畏言可畏也伊可懷言

可懷也蓋言室中久無人荒穢如此可畏亦可懷也
箋義失之

九十其儀

正義曰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

樞謹按數始於一而極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故古
人之詞凡言至多之數必曰九若公羊傳叛者九國
漢書反者九起是也此言九十其儀與無羊篇九十
其特一律蓋以十計者止于九十若再益以十卽當
以百計矣是不可復益之數故爲至多之數也若依
正義分九與十而二之轉不見其多矣且如九十其

惇可曰九其惇十其惇乎山不解古人語意故也

邊豆有踐

化柯

傳曰行列貌

樾謹案踐當讀爲翦爾雅釋言曰翦齊也翦訓齊故爲行列之貌言邊豆之行列翦然而齊也尙書序曰遂踐奄鄭注曰踐讀曰翦禮記玉藻篇弗身踐也鄭注曰踐當爲翦是踐翦古通用矣

德音不瑕

狼跋

傳曰瑕過也箋云不瑕言不可疵瑕也

樾謹按傳箋義竝非也瑕古與遐通隰桑篇遐不謂

矣禮記表記引作瑕不謂矣是其證也泉水篇不瑕
有害傳曰瑕遠也是亦讀瑕爲遐德音不瑕猶曰德
音不遐不乃語詞不遐遐也與車攻篇不警警也不
盈盈也文王篇不顯顯也不時時也一例言其德音
所及者遠也

羣經平議卷九

羣經平議卷十

德清俞樾

毛詩三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

四北

小雅鹿鳴之什

傳曰騅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
不勞猶則飛則止下止於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
獲安乎感厲之

樾謹按鳥何與於人豈人愛之卽可以不勞乎箋義
非也爾雅釋鳥曰佳其鳩鵒昭十七年左傳正義引
樊光注曰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卽佳其夫不孝

故爲司徒是夫不乃孝鳥其載飛載下或以戀其父
母使然故詩因不遑將父不遑將母而有感於翩翩
之雛也南有嘉魚篇亦云翩翩者雛傳曰雛壹宿之
鳥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此箋所云鳥
之慤謹者蓋亦此意而不知大非傳義矣夫雛字毛
已於此經解說壹宿之鳥不卽繫於此傳下者因彼
經下文云嘉賓式燕又思毛公之意謂雛是壹宿之
鳥今夕宿此明夕又宿此與下文又字相關合也然
則詩人託物起興各有所取此經取其孝彼經取其
壹雖同一雛而所取不同鄭君殆猶未得其旨矣

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常棣

傳曰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箋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

樾謹按傳箋均未解求字之義說文辵部述斂聚也求與述古字通爾雅釋訓篇釋文曰述本作求是其證也哀訓聚求亦訓聚蓋以原隰之相聚喻兄弟之相聚耳

和樂且孺

傳曰孺屬也箋云屬者以昭穆相次序

樾謹按六章云和樂且孺七章云和樂且湛兩章之義必當一律鹿鳴篇和樂且湛傳云湛樂之久若孺訓爲屬則與和樂且湛不一律矣孺當讀爲愉孺從需聲愉從俞聲兩聲相近隱二年左傳紀裂繡公穀皆作紀履綸桓六年傳申繡管子大匡篇作申俞爾雅釋言篇釋文曰渝舍人作孺方言郭注曰孺字亦作愉竝其證也說文心部愉樂也旣言和樂而又言愉猶和樂且湛旣言和樂而又言湛湛亦樂也說文女部嫿樂也湛卽嫿之叚字

無酒酤我

伐木

傳曰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正義曰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故易之爲酤買也

樾謹按王者燕其族人必無酤酒於市之理此自以傳義爲長有酒清我無酒酤我言有酒則舊之無酒則釀之也經言酤我正見無酒之意必言酤者取其成之易若必經久而成則無及矣玉篇鹽部鹽倉卒也淮南子道應篇斷輪大疾則苦而不入高誘注曰苦急急也酤與鹽苦同聲亦有急義故一宿之酒謂之酤下文曰迨我暇矣飲此消矣然則酤是倉卒而

成經固自釋其義矣

蹲蹲舞我

傳曰蹲蹲舞貌

樾謹按猗嗟篇舞則選分傳訓選爲齊此云蹲蹲義與選同史記周本紀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一作選然則選之通作蹲猶選之通作遵也漢書揚雄傳蹲蹲如也師古注曰蹲蹲行有節也毛公訓蹲蹲爲舞貌亦言其行之有節正與選之訓齊同義

俾爾單厚

天保

傳曰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箋云單盡也

樾謹按傳箋三說當以訓厚者爲定俾爾單厚單厚一義也猶下文俾爾多益多益亦一義也說文叩部單大也墨子經篇曰厚有所大也是大與厚義相近北門篇毛傳曰敦厚也方言曰敦大也長發篇毛傳曰厯厚也爾雅釋詁曰厯大也單訓大亦訓厚猶敦與厯訓厚亦訓大矣

何福不除

傳曰除開也箋云皆開出以予之

樾謹按如傳箋義甚爲不詞非經旨也除當讀爲儲易萃象傳君子以除戎器釋文曰除本作儲是其例

也何福不儲言何福而不儲積之也正與上句俾爾單厚相應儲積之則厚矣猶下文曰以莫不庶庶眾也與上句俾爾多益亦相應也

君曰卜爾

傳曰卜予也

樾謹按楚茨篇卜爾百福箋亦云卜予也卜之訓予雖本爾雅其義絕遠據爾雅釋詁曰台朕資界卜陽予也郭注曰資界卜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是郭意以資界卜爲賜予之予台朕陽爲予我之予其實卜亦予我之予也禮記檀弓篇卜人師扶右

鄭注曰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卜僕聲旣相近義亦得通說文撲或作扑卽其例也爾雅卜字疑當作僕故訓爲予猶今人自言稱僕矣說詳爾雅毛鄭據以解此經卜字恐未可從大田篇秉畀炎火釋文曰韓詩秉作卜卜報也卜報一聲之轉白虎通著龜篇曰卜赴也赴與報亦聲近義通禮記少儀篇毋報往鄭注曰報讀爲赴疾之赴卜旣訓赴亦得訓報古義卽存乎聲韓詩說殆勝於毛矣

期逝不至而多爲恤

杜杜

正義曰女室家言本與我期已往過矣於今猶不來

至由是而使
我念之多爲
憂以致病矣

樾謹按此多字當讀爲亦祇以異之祇祇適也言本
與我期者欲我知有歸期而不憂也今期已往而猶
不至則適使我憂傷而已多與祇古同聲而通用詳
見襄二十九年左傳及論語子張篇正義若云多爲
憂則不辭矣

爲龍爲光

蓼蕭

南有嘉魚之什

傳曰龍寵也箋云爲寵爲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
己也 正義曰爲君所寵遇爲君所光榮

樾謹按經言爲龍爲光不言爲所寵爲所光傳箋之

義似均與經文語意未合此龍字仍當讀如本字廣雅釋詁龍日君也爲龍爲光猶云爲龍爲日竝君象也賈子容經篇曰龍也者人主之譬也禮記祭法篇王宮祭日也鄭注曰王君也日稱君是龍日爲君象古有此義變日言光以協韻也周易說卦傳離爲日而虞注於未濟六五及夬象傳竝曰離爲光於需象辭則曰離日爲光是日與光義得相通文選張孟陽七哀詩朱光馳北陸注曰朱光日也陸士衡演連珠重光發藻注曰重光日也詞賦家以日爲光非無本矣光與明同義禮記禮器篇大明生于東注曰大明

日也日謂之光猶謂之明也光與景亦同文選王元
長曲水詩序揆景緯以裁基注曰景日也日謂之光
猶謂之景也此言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故曰既見
君子爲龍爲光龍光並以天子言也柏舟篇母也天
只傳曰天謂父也彼變父言天以協韻此變日言光
亦取協韻詩固有此例矣乃昭十二年左傳叔孫昭
子說此詩有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則已同毛
傳義左傳晚出先儒致疑若斯之類恐未可據

一朝饗之

形弓

傳曰一朝猶早朝

樾謹按經旣言朝其早不待言矣早乃甲字之誤甲爲十日之首故引中之爲第一之稱如甲令甲第之類是也楚辭哀郢篇甲之鼂吾以行鼂卽朝字疑甲朝乃六國時常語故毛公卽用以說詩謂詩人言一朝猶今人言甲朝耳後人不曉甲字之義而臆改爲早朝失其旨矣大明篇會朝清明傳曰會甲也毛公之意蓋以會甲雙聲古得通用會朝卽甲朝甲朝卽一朝也自此傳誤而彼傳之義亦不可解矣

六月棲棲

六月

傳曰棲棲簡閱貌

樾謹按棲猶妻也妻之言齊也禮記祭義篇齊齊乎其敬也正義曰齊齊謂整齊之貌棲棲與齊齊同故訓爲飭閱貌下句戎車旣飭傳曰飭正也與上句六月棲棲文義相承有客篇有妻有且傳曰妻且敬慎貌妻之與棲義亦通也近解謂棲棲猶遑遑蓋本論語憲問篇正義其說非是辨見論語

侵鎬及方

箋云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正義曰王肅以爲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

來歸也孫毓亦以箋義爲長

樾謹按毛傳說上句整居焦穫云焦穫周地接于獫
允者而於鎬方則無解疑毛公之意正同王肅之說
以鎬爲鎬京蓋焦穫乃周畿爾雅釋地周有焦護郭
璞注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在今爲陝西西安
府三原縣獫允旣居焦穫復由焦穫內侵則鎬方不
得更在焦穫之外明矣侵鎬及方者侵鎬京而及其
方也方猶竟也古者建國必用開方之法計之故四
竟謂之四方竟內謂之方內史記孝文紀方內安寧
是也出車篇往城于方猶言往城于竟傳曰方朔方

蓋逆探下文爲說明此所謂方者乃近北之一方非其餘三方也正義曰北方大名皆言朔方此直言方卽朔方也是知朔之可言方面不知東西南之亦可言方大非毛意矣上於此無傳者蓋旣知焦穫爲周地則侵鎬及方其爲侵鎬之邊竟固不符言卽下句至于涇陽亦可知其所在矣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涇陽并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人謂按漢涇陽縣乃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此漢之涇陽非詩人所詠之涇陽也水北曰陽至于涇陽謂至涇水之北耳非必其在涇水所出之并頭山也後世於涇

水所出之處設縣名之曰涇陽在周時未有此名詩人并不知後世有此縣未可以漢地名爲周地名也所謂涇陽者卽指其入渭之處陽陵故城在今陝西西安府高陵縣高陵在府東北七十里上文焦穫在今西安府三原縣三原在府北九十里然則居焦穫而侵及涇陽固勢所必至者矣春秋時晉伐秦必由涇水成十三年曰師遂濟涇襄十四年曰及涇不濟周時獵允侵及涇陽疑卽春秋時秦晉用兵之路故下文曰薄伐獵允至于太原傳曰言逐出之而已蓋卽從其來路逐之也太原之地毛鄭皆無說朱子集

傳曰太原亦曰太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其說是也
史記匈奴傳韓信降匈奴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
至晉陽下周時獵允之禍正與漢匈奴同漢文帝幸
大原卽用吉甫伐獵允故事也日知錄謂太原當卽
今之平涼若是晉陽之太原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
出者乎顧氏之說蓋誤以漢之涇陽爲詩之涇陽故
耳其致誤之由皆因鄭君解鎬方爲北方地名而不
知其卽爲周之鎬京於是并涇陽所在而失之故爲
詳考如此然則來歸自鎬當作何解曰吉甫此行遠
至大原若依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之例當云來歸自

大原方與上文薄伐玁允至于大原文義相應今乃云來歸自鎬者蓋上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謂吉甫既伐玁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繼之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無鼃膾鯉則又言吉甫自鎬京歸其私邑與其私人燕飲也王基所疑殆未達此耳

逸豫無期

自駟

鴻雁之什

傳曰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

機謹按期當讀爲綦荀子書每用綦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倞注曰綦極也亦或

作期議兵篇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此與宥坐篇
朞三年而百姓往矣文義正同楊注以爲過一朞之
後非也詩中言無期者如南山有臺篇萬壽無期及
此篇逸豫無期皆謂無窮極也荀子固傳詩者其書
屢用朞字殆古詩說如此毛謂無期以反則是期日
之期失之矣

無相猶矣

斯干

傳曰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瘡瘡病也

樾謹按猶當讀爲敵說文女部敵醜也式相好矣無
相敵矣好與敵相對成義遵大路篇無我讒兮不逮

好也正義曰醜與醜古今字正月篇好言自口莠言
自口傳曰莠醜也此以醜與好對猶彼以醜與好對
莠與好對也猶醜竝從酉聲故得通用傳箋均失之
鼓鐘篇其德不猶猶亦醜也箋亦誤讀爲瘡

無非無儀

傳曰婦人質無威儀也箋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
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

樾謹按箋義非也婦道雖無成然不可以無善爲教
非當讀爲斐爾雅釋訓有斐君子郭注曰斐文貌毛
詩作有匪君子傳曰匪文章貌匪與非詩每通用木

瓜篇匪報也傳曰匪非也匪可爲斐則非亦可爲斐
傳曰婦人質無威儀質字正解無斐之義猶曰無文
章無威儀也鄭不解傳意以毛未說非字別爲之說
失之矣

九十其惇

無羊

傳曰黃牛黑脣曰惇

樾謹按傳義本爾雅釋畜黑脣曰惇之文然九十其
惇乃是約計其大數不應專舉黑脣者爾雅曰牛七
尺爲惇郭注引詩九十其惇似得詩意蓋七尺之牛
牛之大者舉大足以見小故曰九十其惇言牛之七

尺者已有九十則小者可知也良朋篇殺時特牡亦當從此訓傳竝以黃牛黑唇釋之非是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旒維旛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旛矣室家塗塗

傳曰陰陽和則魚眾多矣漆漆眾也旒旛所以聚眾也

越謹按如傳義則上句止夢見魚眾下句止夢見旒旛竝無如朱子集傳所載或說人乃是魚旒乃是旛者也然兩維字頗不易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上維字訓乃下維字訓與陳氏與毛傳疏曰上維字訓

其下維字訓與然兩句本一律而維字乃上下異訓恐不然也此詩占夢與斯千篇同彼云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此篇維字與彼不異羆維魚矣猶云維羆魚矣旄維旌旗矣猶云維旌旗矣古人之文往往有此例如尙書召奭篇曰迪惟前人光猶云惟迪前人光也故枚傳曰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又曰天惟純佑命猶云惟天純佑命也故枚傳曰惟天大佑助其王命羆維魚矣旄維旌旗矣亦猶是耳後人不知古人文法之變而異義橫生不可從也

無小人殆節南山 節南山之什

傳曰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箋云殆近也無小人近

樾謹按傳箋義竝非也無小人殆與上文勿罔君子義同猶云無殆小人到其文以協韻耳詩意蓋謂勿誣罔君子勿危殆小人也論語爲政篇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罔殆對文卽本于此

君子如屈俾民心闕

傳曰屈極闕息箋云屈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凶之心息

樾謹按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兩句反覆相明與巧言篇君子如怒君子如祉句法相似屈與夷猶怒與止也說文尸部屈行不便也與夷之訓易義正相反字亦通作殷爾雅釋詁篇釋文引孫炎曰殷古屈字說文舟部殷船著不行也亦卽行不便之意闕者閉也說文門部闕事已閉門也傳訓闕爲息乃從事已之義引申之凡經傳闕字或訓終或訓止其義並同而不知言各有當此經闕字不取事已之義而取閉門之義言君子所行如不便於民則上下之情不通而民之心閉矣君子所行如平易

近人則民自去其惡怒之心也兩句相對成義傳箋
均未達其旨

式月斯生

箋云式用也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

越謹按用月此生甚爲不辭箋義疑非經旨也月乃
朞之省說文手部朞折也大元經羨上九車軸折其
衡朞范望注亦曰朞折也式朞斯生言用折其生也
蓋亂靡有定故民不得遂其生而天折也字又與扞
通說文手部扞動也國語晉語曰其爲本也固矣故
不可朞也韋注曰朞動也是朞扞同義蓋從月從兀

之字聲近而義通說文足部跣或從兀卽其例也正
月篇曰天之扠我釋文曰扠徐又音月然則此言扠
彼言扠文異義同矣

有苑其特

正月

箋云阪田崎嶇境坳之處而有苑然茂特之苗

樾謹按茂特之苗但謂之特於文未明凡詩所云如
有黃其實有鶯其羽有略其耜有採其角之類末一
字皆實有所指非虛擬之詞有苑其特亦猶是也瞻
彼阪田有苑其特與桑柔篇瞻彼中林甡甡其鹿句
法相似特當爲三歲獸名伐檀篇胡瞻爾庭有縣特

兮傳曰獸三歲曰特周官大司馬職司農注亦曰三歲曰特是也白帖卷八十引此文作有宛其特是經文苑字本不從草後人因鄭訓爲苑然茂特因并經文改爲苑耳阪田之中有宛然之特正見宗周既滅田野荒蕪故繼之曰天之抗我如不我克也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箋云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

樾謹按以箋說考之此經當以彼求我三字爲句則如不我得五字爲句禮記緇衣篇引此經而鄭君解

之曰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讀亦與此同也近人讀彼求我則四字爲句文不成義殊不可從

乃棄爾輔

正義曰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

樾謹按毛鄭皆不解輔字未詳何物正義所言近於臆說矣說文革部轄車下索也疑輔卽是轄輔從甫聲轄從專聲而專亦從甫聲是其聲同也輔爲車下索故從車而其質則革也因又變爲從革之轄專聲卽甫聲也猶輔爲鍍屬故從鬲而其質則金也因又

變爲從金之釜父聲卽浦聲也說詳余所著字義載
疑下文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傳曰員益也其實員
者旋也古員云同字十二章昏姻孔云傳曰云旋也
員于爾輻卽云于爾輻謂旋繞于其輻也周易小畜
九三輿說輻釋文曰輻本亦作輹疑此經輻字亦輹
字之誤輹卽所謂伏兔也釋名釋車曰履似人履也
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也又曰輹輹伏也伏於軸上
也是輹卽伏兔之異名伏兔下有革繫之于軸之上
其名曰輹說文車部輹車伏兔下革也是也所謂輔
者殆以伏兔之爲物其任至重恐非一革所能勝故

又以此輔輶之不足款其名曰輔卽取輔助之義爾
雅釋詁輔備也蓋輔助字古本從人作備其從車作
輔者爲車下索之專名乃經典皆段輔爲備於是又
別製從革專聲之轉字耳僖十五年左傳正義引子
夏易傳曰輶車下伏菟也形如伏菟以繩縛於軸因
名縛也按縛卽轉字乃縛伏兔於軸者而非卽伏兔
子夏傳所云混伏兔與轉而一之矣說文曰輶車軸
縛也周易大畜釋文曰輶車下縛也其說皆誤附辨
於此

子何不臧十月之交

正義曰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

樾謹按于卽吁字騶虞篇于嗟乎騶虞是其證也于何不臧猶曰于嗟乎何其不臧正義以爲於何不善失之

豔妻煽方處

傳曰煽熾也箋云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竝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

樾謹按釋文曰處一本作熾此涉鄭箋而誤也傳云煽熾也是煽卽熾矣何又言熾乎箋雖有方熾二字然方在熾上則非經文方字也經文方字鄭蓋訓爲

竝故經云方處箋云竝處位也說文方部方併船也
爾雅釋水大夫方舟郭注曰併兩船蓋方之本義爲
兩舟相竝故方卽訓竝尙書微子篇小民方興史記
宋世家作竝興是其證也後人誤解鄭箋致并經文
而妄易之不可從也

題彼脊令小宛

傳曰題視也箋云題之爲言視睇也

樾謹按篇首宛彼鳴鳩傳曰宛小貌題彼脊令與宛
彼鳴鳩句同宛以鳩言題應以脊令言傳箋訓題爲
視則以人言矣凡詩所云歟彼晨風弁彼鸞斯翩彼

飛鴉上一字皆屬鳥傳箋非也題當讀爲提停二年穀梁傳注不言提其耳釋文曰提本作題是提與題古通用小弁篇歸飛提提傳曰提提羣貌題彼脊令之題卽歸飛提提之提也又按題與提並段借字其本字當作提說文禾部提從行貌方言儿細而有容謂之提或曰從歸飛從從當從說文訓爲行貌提彼脊令當從方言訓爲細而有容與宛彼鳴鳩義正相近

哀我填寡

傳曰填盡箋云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

樾謹按填當讀爲矜矜字從令俗從今誤也令聲與
眞聲古音相同左傳顛軫漢書眞零竝疊韻字是古
音相近之證周官大司徒職則民愼德鄭注曰謂矜
其善德勸爲善也以矜訓愼亦以同聲相訓填之爲
矜猶愼之爲矜也哀我填寡卽哀我矜寡毛以本字
讀之而訓爲盡恐未得經旨釋文曰韓詩作疹疹苦
也爾雅釋言曰矜苦也然則疹與矜亦聲近而義通
矣

予之佗矣

小弁

傳曰佗加也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

罪子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

樾謹按正義之說迂迴難通非古訓也說文人部佗負荷也荷與加聲近義通佗訓荷故亦訓加字亦作佗周易訟上九終朝三褫之鄭本作三扞之注曰三加之也扞之訓加豈亦可云謂佗人乎

君子無易由言

箋云由用也王無輕川讒人之言

樾謹按抑篇無易由言箋云由於也女無輕易於教令此云君子無易由言義與彼同言君子無易於言人之耳有屬於垣者不可不慎也箋訓由爲用其義

轉迂矣

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大憯予慎無辜

巧言

傳曰慎誠也

樾謹按白駒篇慎爾優游傳巷伯篇慎爾言也箋竝曰慎誠也與此文同荀子勸學篇真積力久則入楊倞注曰真誠也蓋慎真古通用史記魯世家真公漢書古今人表作慎公是其證也予慎無罪予慎無辜猶云予真無罪予真無辜耳日知錄言五經無真字不知古人卽設慎爲真也

往來行言

箋云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

樾謹按箋義迂迴非經旨也行言者輕浮之言九章算術盈不足章曰醇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行與醇對說文西部醇不澆酒也是行爲澆薄也潛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與牢對亦不堅固之意小人之言輕浮無根故謂之行言曰往來者正見其無定也尙書盤庚篇而胥動於浮言金縢篇乃流言于國浮言流言竝與行言同廣雅釋詁曰流行也釋訓曰浮浮行也是浮與流皆有行

義也洞酌篇洞酌彼行潦傳曰行潦流潦也流言謂之行言猶流潦謂之行潦矣管子君臣下篇淫悖行食之徒尹知章注曰行食游食也游言謂之行言猶游食謂之行食矣詩人以柔木興行言柔木木之柔脆者也行言言之浮薄者也足知其取喻之精矣

爾居徒幾何

箋云女所與居之眾幾何人

樾謹按與居之眾謂之居徒則不詞矣居常訓爲蓄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皇侃疏曰居猶蓄也爾居徒幾何言爾所蓄徒眾幾何人也

及爾如貫

何人斯

箋云我與女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

樾謹按箋義迂迴非也貫謂羈貫昭十九年穀梁傳羈貫成童范甯注曰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爲飾是也甫田篇總角卅兮傳曰卅幼穉也貫卽卅也上文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言童穉兄弟相與嬉戲此情好之最篤者我與爾之情亦如是故曰及爾如貫言如總角時無猜忌也

爲鬼爲蜮

傳曰蜮短弧也箋云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

樾謹按鬼誠不可見若短弧則實有其物豈遂不可見乎漢書東方朔傳人主之大蜮師古注曰蜮魅也文選東京賦八靈爲之震疊況魅蜮與畢方李善注引漢舊儀曰魅鬼也魅與蜮古字通然則此經蜮字亦當爲魅鬼也魅也一物也傳以爲短弧非是

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大東 谷風之什

箋云既盡疾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餽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

樾謹按既雖訓盡然盡往盡來殊不成義且譚人困於役而傷於財得免爲幸豈責報於周乎既當作餽禮記中庸篇既廩稱事鄭注曰既讀爲餽正義曰既與餽字聲同故讀既爲餽既往既來言周之役餽餽桃公子往來不給往者餽之來者餽之以致甚困故使我心疚也

不以服箱

傳曰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云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

樾謹按李善注文選思元賦引此文作不可以服箱

據箋文似當有可字今本奪之耳至傳箋釋服字皆未合服當讀爲負服負一聲之轉淮南子人閒篇負輦載粟而至御覽治道部負輦作服輦是服負古通用考工記車人注鄭司農曰服讀爲負卽其例也不可以服箱猶云不可以負箱言牽牛雖有牛名而不可以負車箱也如以服爲牝服則當云不可以駕服箱如下章云不可以挹酒漿文義方足如但曰不可以酒漿則文不成義矣故知服非牝服也古詩曰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皆用此詩之文則服讀爲負有明徵矣

神保是饗

是法

傳曰保安也。禮云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

樾謹按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兩語相對下文又曰神保是格神保聿歸朱子集傳因以神保爲尸之嘉號疑爲近之然既曰皇尸載起又曰神保聿歸則亦未可以爲一也保蓋師保之保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是也言保以兼師耳尚書盤庚篇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是古者烝祭以功臣配食上文曰以往烝嘗故并及之其人皆先王師保之臣故

尊之曰神係長發卒章兼及阿衡卽其例也阿衡書
君奭篇謂之係衡然則阿係一也

君婦尊其

箋云君婦謂后也

樞譚按下文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若以君婦爲后
而敘於諸宰之下殊爲不倫疑君婦非謂后也古音
君與羣同周書謚法篇從之成羣曰君白虎通號篇
君之爲言羣也又三綱六紀篇君羣也廣雅釋言亦
曰君羣也蓋聲近者義卽相通上文先祖是皇箋云
皇唯也皇可爲唯則君亦可爲羣君婦者羣婦也周

官九嬪曰贊后薦徹豆籩羣婦卽指九嬪之屬不斥
雷后而曰羣婦正詩人立言之謹也羣婦則無嫌與
諸宰連文且宰曰諸宰婦曰羣婦文正相對也

信彼南山

信南山

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

樾謹按此以信南山名篇猶之乎節南山也節彼南山
山信彼南山語本一律節彼之節傳訓爲高峻貌則
信彼之信亦當以山之形狀言不得如箋所云信乎
彼南山也古信申同字信當讀爲申爾雅釋詁申重
也離騷申申其嘗余王逸注曰申申重也信彼南山

猶言申申然者彼南山蓋言其山形之複沓也前彼
南山下云維石巖巖故言其山形之高峻信彼南山
下云昫昫原隰故言其山形之複沓詩人之辭固各
指所之矣

以我齊明

甫田

甫田之什

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箋云以潔齊豐盛與我純
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正義曰經傳多齊盛連文
故傳因齊解盛

樾謹按經文言齊明傳箋並言齊盛正義以爲因齊
解盛然經文本無盛字傳箋且因齊而及之經文實

有明字傳箋均不之及何邪今按齊明卽齊盛也爾雅釋詁明成也成與盛古字通明旣訓成亦得訓盛淮南子說林篇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禮記明堂位正義曰明堂盛貌竝其證也然則齊明之卽齊盛無疑矣

禾易長畝

傳曰易治也長畝竟畝也

樞謹按易當讀爲施古施易二字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是其證也禮記樂記引詩施于孫子鄭注曰施延也皇矣篇箋云施之言易

也延也禾易長畝言禾連延竟畝耳傳訓易爲治失之

既庭且碩 大田

傳曰庭直也箋云眾穀生盡條直茂大

櫛謹按上文言播厥百穀猶未言百穀之生此遽言條直茂大於義未安庭當讀爲挺說文手部挺拔也呂氏春秋仲冬紀荔挺出高誘注曰挺生出也既挺且碩謂百穀既生又且碩大也庭挺同聲故得通用考工記弓人注曰挺直也然則訓庭爲直亦是讀庭爲挺也

先集雜駁類

傳曰霰暴雪也 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
爲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卽暴雪也
樾謹按暴之言爆爍也桑柔篇摛采其劉傳曰劉爆
爍而希也箋云摛采之則葉爆爍而疏是爆爍有希
疏之義字本作暴樂爾雅釋詁毗劉暴樂也重言之
曰暴樂單言之則曰暴猶重言之曰毗劉單言之則
曰劉也暴雪者謂雪初下暴樂而希也說文曰部暴
晞也暴之爲希猶暴之爲晞其義得通爾雅釋天曰
雨霓爲霄雪霄與暴聲近暴雪卽霄雪正義所說非

傳意矣

辰彼碩女

車聲

傳曰辰時也箋云喻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

樾謹按傳箋義竝非也辰讀爲振廣雅釋言辰振也白虎通五行篇辰則振之也是辰振聲近義通麟之趾篇振振公子傳曰振振仁厚也殷其雷篇振振君子傳曰振振信厚也重言之爲振振單言之爲振猶采薇篇曰楊柳依依而此曰依彼平林重言之爲依依單言之爲依也詩以依彼平林喻辰彼碩女傳曰

依茂木貌則辰亦形容碩女之詞不得訓辰爲時矣

有壬有林

賓之初筵

傳曰壬大林君也箋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

樾謹按鄭讀壬爲任是也以爲卿大夫非也卿大夫不得列於國君之上且以任爲卿大夫義亦迂曲古晉任與男相近故禹貢男邦史記夏本紀作任國酒誥侯甸男衛白虎通爵篇作侯甸任衛然則任者男也公羊傳曰春秋伯子男一也舉男足以兼伯子矣

有任謂有小國之君有林謂有大國之君傳訓林爲君則君固通稱而得專指大國者據爾雅釋詁公侯君也不及伯子男是古大國之君始謂之君後乃以爲通稱耳小國列于大國之上者亦猶禹貢先男邦後諸侯也

威儀怱怱

傳曰怱怱媒嬖也

懃謹按說文人部怱威儀也從人必聲詩曰威儀怱怱是許所據本作怱其解爲威儀與毛迥異疑威儀上當有失字上文威儀幡幡傳曰幡幡失威儀也許

意必必猶幡幡故曰必失威儀也正用毛義傳寫奪
失字而義不可通韻會廣韻等書竟曰有威儀失之
遠矣漢書楊雄傳駢衍必路師古注曰必次比也次
比故有媒娼之義法言舉行篇頻頻之黨李軌注謂
黨比游宴然則必必與頻頻聲近而義通矣

不知其秩

傳曰秩常也

樾謹按下言不知其郵箋云郵過也此秩字若從傳
義則與下章不類矣決當作失爾雅釋鳥秩秩海雉
釋文曰秩秩本又作失失是秩與失通不知其失正

與不知其郵同義

是謂伐德

箋云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

樾謹按德不可言誅伐伐猶發也考工記匠人一耦之伐鄭注曰伐之言發也是伐與發義通谷風篇無發我笥釋文引韓詩曰發亂也此經伐字當讀爲發而從韓詩訓亂言醉至此是亂其德也箋義失之

亦是戾矣

采菽 魚蔬之什

傳曰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

樾謹按此當以傳義爲長亦是戾矣承上章亦是率
從而言上箋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羈治其連屬
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然則此云優
哉游哉亦是戾矣義與上同言諸侯能優游其連屬
之國則連屬之國亦從之而至矣箋訓戾爲止而引
論語說之轉於義未安正義申傳曰明王之德能如
此亦如是至美矣此未得傳意也

後予極焉

苑柳

傳曰極至也箋云極誅也

樾謹按極當爲極說文心部極疾也言其後乃憎疾

我也與後予邁焉一律說詳下章

後予邁焉

箋云邁行也

樾謹按白華篇視我邁邁傳曰邁邁不悅也說文心部怖恨怒也詩曰視我怖怖是今詩作邁邁者乃怖之段字此邁字亦當讀爲怖言其後乃不悅我也後予極焉後予怖焉義本一律因極借極字怖借邁字而傳箋皆不得其旨矣

臺笠緇撮

都人士

傳曰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箋云臺夫須也都

人之士以臺皮爲笠 正義曰臺草名可以爲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爲一知臺笠不二矣

樾謹按南山有臺篇正義引傳曰臺所以禦雨疑此傳暑雨二字誤倒段氏所訂詁訓傳已正之矣惟傳旣分爲二事則當與箴不同若如箴義以臺皮爲笠安得曰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乎疑毛公所據經文作簦笠緇撮說文竹部簦笠蓋也笠簦無柄也二篆相連卽本毛詩國語吳語簦笠相望於艾陵唐尙

書云簠簋夫須也蓋讀簠簋爲臺筮如鄭箋說也古音臺在之哈部簠在蒸登部此二部古得相通得來之爲登來耳孫之爲仍係皆其例也毛作簠簋鄭作臺筮故其說不同正義據鄭本以解傳宜其迂曲而不可通矣女曰鷄鳴篇知子之來之襍佩以贈之贈可韻來故簠可爲臺乃陸德明作釋文時已無作簠之本則古義之湮久矣

言綸之繩

采絳

箋云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韞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爲之繩繳 正義曰謂釣竿之上

須繩則已與之作繩

樾謹按經文曰言綸之繩不言言綸其繩與上句本不一律箋以韋弓繩繳對舉則知此句繩字與上句韋字對此句綸字與上句弓字對爾雅釋器曰繩之謂之縮之郭璞注曰縮者約束之言綸之繩蓋謂君子釣訖則其綸我爲收束之耳與言韋其弓文不一律而義則同正義謂與之作繩非是

其葉有幽

隱榮

傳曰幽黑色也

樾謹按伐木篇出自幽谷傳曰幽深也斯千篇幽幽

南山傳曰幽幽深遠也此文幽字義亦當同蓋葉盛則望之深遠矣與上文其葉有難其葉有沃一律不必爲黑色也

露彼菅茅

白華

傳曰露亦有雲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正義曰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

樾謹按傳箋並以露爲雨露之露非經旨也正義更曲明露之有雲以證成傳義甚無謂矣釋名釋天曰露慮也覆慮物也覆慮蓋古語亦謂之覆露漢書量

錯傳今陛下配象天地覆露萬民嚴助傳陛下垂德
惠以覆露之淮南子時則篇包裹覆露無不囊懷竝
以覆露連文卽覆慮也露慮一聲之轉耳露彼菅茅
言英英白雲覆慮此菅茅也毛公生六國時古語已
不盡可通無怪顏師古注漢書高誘注淮南子於覆
露之露皆以爲雨露字矣

不皇朝矣

漸漸之石

箋云皇王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
不能正荆舒使之朝於王正義曰王肅云武人王
之武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

暇修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爲然
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爲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
越謹按不皇卽不暇王肅說是也若從鄭訓爲王則
首章不皇朝義尙可通二三章之不皇出不遑他實
不可通矣至王肅之說於義亦未盡得正義曰受命
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爲怨
然則不皇朝者非謂不暇相朝也朝當讀爲周汝墳
篇怒如調飢傳曰調朝也朝之爲周猶調之爲朝也
上文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以勞勞廣闊解之惟廣
闊故不遑周也二章云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

征不遑出矣傳訓沒爲盡惟其無盡故不皇出也不
皇周不皇出皆見山川悠遠之意然周者環周出者
直出出且不皇周更無論二章視首章其詞爲尤切
矣

羣經平議卷十